



多年前，他与伙伴逃离奥斯维辛集中营。
现在，将隐姓埋名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成为他离世前最后一个愿望。
曾经犯下罪行终将被惩处，执行者或者是天，或者是他。

LO QUE DESCONDE TU NOMBRE

隐姓埋名

[西班牙]克拉拉·桑切斯 著 / 雷素霞 译

CLARA SÁNCHEZ

LO QUE ESCONDE TU NOMBRE

隐姓埋名

[西班牙]克拉拉·桑切斯 著 / 雷素霞 译

CLARA SÁNCHEZ

版贸核渝字(2014)第26号
Lo que esconde tu nombre
by Clara Sánchez
©Clara Sánchez, 2010.
©Ediciones Destino, S.A., 2010.

本书简体中文版权通过牡丹花版权代理公司引进,由重庆出版集团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与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姓埋名 / (西)桑切斯著;雷素霞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4.8

书名原文: Lo que esconde tu nombre

ISBN 978-7-229-07902-4

I. ①隐… II. ①桑… ②雷… III. ①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3735号

隐姓埋名

YINXINGMAIMING

[西班牙]克拉拉·桑切斯著 雷素霞译

出版人: 罗小虎

责任编辑: 王 淋 郭莹莹

责任校对: 杨 婧

封面设计: 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943@qq.com

版式设计: 诸恒记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bst.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5 千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902-4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PART1 随遇而安 // 1
- PART2 红发女郎 // 23
- PART3 疑 毒 // 81
- PART4 芝麻开门 // 111
- PART5 魔鬼也会恋爱 // 137
- PART6 永恒的青春 // 175
- PART7 护身符 // 237
- PART8 肥皂、鲜花与刀 // 259
- PART9 不要害怕 // 287
- PART10 没有人看到我们 // 303
- PART11 地下，天上 // 349

PART 1

随遇而安

[朱利安]

当女儿看着我收拾行李时，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那双深邃的黑眼睛中有一丝担忧。她的眼睛和她母亲的眼睛很像，她的薄嘴唇却像我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身体也会横向发展，最后越来越像她妈妈。如果我把她和拉克尔五十岁时的照片相比较，母女俩简直就是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豌豆。女儿在想，我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疯老头子，执著于没有人还会在意的过去，我很难记住电影名称，却无法忘记那时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每一张脸，每一个名字，甚至又长又难记的德语名字。

无论我多么努力地让自己看上去开心一些，也无法让她心里不难过，因为我不仅年事已高，行为疯狂，还有动脉阻塞。尽管心血管专科的医生竭力安慰我说血液会从那条动脉的支动脉流过，我也不敢妄想有机会活着回来。因此，亲吻女儿时，我尽最大努力不让

她觉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亲吻她。她总有和我最后见面的时候，我宁愿那是在我还活着，正在收拾行李的时候。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老友萨尔瓦·卡斯特罗的一封信，以我现在的状况，这样疯狂的念头根本不可能从我脑子里冒出来。我们从中心出来之后，我就没再见到过他。

最初成立那个中心的目的，就是追踪逃窜到世界各地的纳粹军官。我们分别时，中心本身也准备解散，因为其追踪目标大多已经快要走到生命尽头，离死不远了。这些奄奄一息的恶魔逃出了我们手心。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恐惧，他们随时保持警惕，以便能及时脱身。他们害怕我们，因为我们恨他们。他们已经被迫学会一项本事：嗅到我们仇恨的气息，然后闻风而逃。

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中拿起那个信封，看到寄信人的名字时，我惊愕不已，差点当场猝死。然后，我热血沸腾。萨尔瓦和我亲如兄弟，是这个地球上唯一知道我真正面目的人，他知道我从哪里来，知道我为了求生或者求死能做出些什么。我们很年轻时相识在那条生与死的狭窄通道上。信教者将那里称为地狱，像我这样不信教的人也把那里称为地狱。它有个名字，叫毛特豪森。我从来没想过地狱会与那里有什么不同，或者会比那里更糟糕。当我再次奋力从地狱中探出头来时，我们正在白云间翱翔，空姐正从我身旁经过，身后留下一股好闻的香水味。我舒服地在座位上伸了个懒腰。此刻，我身处两万多英尺的高空，我的命运掌握在风的手中。

萨尔瓦在信中告诉我说，他已经在阿里坎特的一个养老院里度过几年退休时光。养老院很好，坐落在离海几英里远的橘树林中，阳光灿烂。刚开始时，他想去就去，想走就走，因为养老院像个酒店，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带浴室的房间，还可以点菜。后来，他的健康出了问题（他没细说），现在进城和回养老院都要别人帮助。但无论

他的行动多么不便，他一直没停止工作，用他自己的方式，不要任何人的帮助。“有些事情你不能听之任之，对吗，朱利安？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唯一可以不让我去多想今后生活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我进那里时，还是个孩子，一个普通的孩子。”

对于他，我知之甚深。我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就像你不想失去胳膊或腿那样。我们两个都明白“那里”所指的地方——集中营，我们就是在那里的采石场工作时遇上的。萨尔瓦了解我的过去，知道我所经受的苦难，我也知道他曾经的遭遇。我们以为一切就这么完了。我们被释放时，形容枯槁，恐怖吓人，所以只好穿上西服戴上帽子，略作遮掩。可是，仅仅六个月之后，萨尔瓦就了解到，有许多个旨在追寻和抓捕纳粹分子的组织已经成立起来，而这也正是我们计划做的事情。由于当时我们已经恢复自由，于是报名加入了追忆行动中心。曾经有数千名西班牙共和主义者被送到了集中营，我和萨尔瓦也在此列，但我们不希望得到别人的同情。我们也没有觉得自己是英雄，说我们是瘟疫流行的受害者更合适。没有人需要受害者，也没有人需要失败者。其他人只是保持沉默，像所有幸存者一样，遭受恐惧感、羞耻感和犯罪感的折磨；我们却变成了猎手，萨尔瓦比我更像。可以说，我完全是在他的愤怒和复仇精神的带动下，才参与了追捕行动。

追捕纳粹分子是他的主意。我们离开集中营之后，我只想过平凡的生活，融入到普通人的行列中。他却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仍然需要努力挣扎才能活下去。他说得对，我再也无法关着门洗浴，再也无法忍受小便的气味，甚至连自己的小便气味也难以忍受。在集中营时，萨尔瓦二十三岁，我十八岁，但体格却比他健壮。我们被释放时，萨尔瓦瘦骨嶙峋，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脸色苍白忧郁，但思维却高度灵活。有时，我只得分给他一些勉强称得上食物的东

西，例如煮熟的土豆皮或者发霉的面包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同情，而是因为我需要萨尔瓦带给我生存的希望。我记得有一天我对萨尔瓦说：“既然我们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是死，却苦苦挣扎着活下去，真不明白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却反驳我说：“我们大家都难逃一死，包括那些住在大房子里，坐在扶手椅中抽着雪茄，品着美酒的人。”在萨尔瓦看来，香烟和美酒代表着每个人都向往的美好生活，幸福就是能够找到令自己感觉如同漫步云端的女子。他还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漫步云端。

为了克服恐惧，萨尔瓦非但没有闭上眼睛逃避，反而始终睁大双眼，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卫兵的姓名和面目特征、官衔、其他军官到集中营来的相关情况，以及整个组织的状况。他要我尽力记住这些信息，因为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事实上，在我们集中精力记住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的恐惧便减少了几分。萨尔瓦坚信他不会在那座采石场走到生命的尽头，也坚信只要我同他一起坚持下去，我也不会死在那里。

当集中营的大门被打开，我们可以离去时，我激动不已，狂奔而出，泪流满面，萨尔瓦却是肩负着使命出来的。当时，他几乎无法站立，却承担了一项任务。他最终设法追查到九十二名纳粹高级军官的藏身之处，并将他们送上了法庭。至于对其他纳粹，我们除了将他们抓住、审判并处死之外，别无选择。与萨尔瓦相比，我的行动不够干练有效。恰恰相反，我从未成功地完成一项任务。最终，要么是别人逮住了我的追踪对象，要么是这些追踪对象从我手中逃脱。命运仿佛在捉弄我。在我确定了他们的藏身之处，一路追踪逼近他们，准备收网之时，他们却逃之夭夭，消失不见了。他们的第六感拯救了他们自己。

萨尔瓦的信中夹了一张剪报，是从白色海岸的挪威殖民地出版

的一份报纸头版剪下来的。剪报上有一对姓氏为克里斯滕森夫妇的照片。丈夫弗雷德里克八十五岁，妻子卡琳年龄略小。认出他们非常容易，因为他们从未觉得自己应该隐姓埋名。萨尔瓦在信中说，那篇文章没有揭露他们的身份，只是报道了这位貌似体面的老家伙举办的生日派对。派对是在他们家中举行的，出席派对的人中，有很多都是他们的同胞。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双眼睛，它们如同盘旋在猎物上方的鹰一样的眼睛，贪婪残暴。只要你还活着，这样的眼睛就会永远铭刻在你的记忆中。照片的效果不是很好，是在派对上拍摄的，刊登在报纸上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们。说起来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萨尔瓦刚好在那里，看到了这张照片。弗雷德里克向来嗜血如命，毫无怜悯之心，这或许是因为尽管他算得上是一个雅利安人，但终究不是德国人。因此，他只能不断地表现自己，以博得上司的青睐与信任。他曾经在党卫军几个不同部门就职，监管过灭绝数百名挪威籍犹太人的行动。为了成为唯一获得金十字架勋章的外国人，他有过很多残暴的行径。对此，我略知一二。

在照片中，夫妇俩人并肩坐在沙发上。弗雷德里克那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搭在膝盖上。即便是坐着，他看起来依然硕大无比，因此难免引人注目。相比之下，他的妻子不太容易辨认。岁月令她的容貌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但我也没有必要绞尽脑汁搜寻有关于她的记忆。在我的资料箱中，有许多和她类似的女人的资料。她们一律金发圆脸，眉眼天真，抬着手臂行纳粹军礼。

“我的眼睛有些看不清楚，双手总是颤抖，你肯定能够帮上我的大忙。如果你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要做，就来帮我吧。说不准，你会因此永葆青春。”萨尔瓦在信中说。他肯定是指我到他那里可以享受灿烂的阳光和美酒香烟。我不会辜负他的期望。毕竟，我运气好，娶了拉克尔，组织了家庭；而他却全心全意投入到这项追捕

纳粹分子的事业中。拉克尔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天赋，却先我一步离开人世。她的奇思妙想也随之从这个世界消失，而我的想法却仍存于此。我觉得这是上帝对我的又一次惩罚。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拉克尔并没有完全离开我，因为对她的思念会令我心情平和，心头洒满阳光。

我女儿想和我一起过来，因为她担心我心脏病发作。可怜的女儿觉得，我这样的年纪做什么事情都更加困难。事实也的确如此。可是，我宁愿为这项事业献出生命，也不愿意整天自我折磨，担心血糖水平是否会升高。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次情况或许会发生变化，弗雷德里克·克里斯滕森有可能在我之前心脏病发作。无论他有多老，他都会一直认为自己还能活得更久。然而，假设就在他想方设法躲开我们这么长时间之后，他却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终于令他开始畏惧上天的报应，他肯定会极度不安。

想到萨尔瓦和我会站到相片中的那张沙发前，弗雷德里克看见我们屁滚尿流的样子，我感觉棒极了。

[桑德拉]

我姐姐让我到她那座海滨房子里住上一段时间，平心静气地想怎样做对我最好：与我孩子的父亲结婚，还是不结婚。尽管已经怀孕五个月，我却愈发不确定是否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不过，我确实像个白痴，在当下工作如此难找，而且独自抚养孩子会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居然辞职了。现在，我挺着大肚子四处游荡，但接下来……该死的！难道要因为道德良心步入婚姻的围城？我爱桑迪，但还没

有爱到死去活来的程度。桑迪差一点就成了我的最爱，就差那么一点点。然而，所谓的最爱可能仅仅存在于我的心中，就像天堂、地狱、希望之乡、亚特兰蒂斯，以及所有我们现在看不到，也预知永远无法看到的事物一样，只是虚构出来的幻影。

我不想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只要冰箱里还有食物，孩子还没有降临到这个世界上，不会向我索要东西，我就可以放心地任由思绪遨游，没有必要过分担心此时此刻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的状态相当不错，可惜好景不长，因为我姐姐已经找到房客，十一月份开始要入住这幢房子。

九月底，人们仍然可以下海游泳，或者享受日光浴。当月中上旬的时候，临近的房子已经锁上大门。第二年夏天，或者在某些周末，甚至间隔更长一段时间后，这些房子才会重新开启使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房子，才会整年住着人，就像我们这种。这几座房子稀稀落落，每当灯光亮起时，就会显得异常孤单。我本来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可是渐渐地，我开始怀念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光，哪怕那个人不说话，只待在那里制造一些动静也好。接下来，我开始想到了桑迪。人往往会有一些脆弱的时刻。正是这些脆弱的时刻，令夫妻可以一起度过许多岁月，就像我的父母那样。我只需要想想，他们曾经怎样鼓足勇气，面对和我一样感到孤独的时刻就行了。我知道，如果我现在不愿意独自生活，今后的日子里将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果到海滩去，只能骑上小摩托。这是一辆维斯品诺。我的姐姐、姐夫，还有我的外甥们，一再告诫我停放小摩托的时候，务必将它锁好。我往往吃过早饭，浇灌家里的花草之后（这是姐姐吩咐我做的其中一件事），就会立刻从柳条筐中取出一本旧杂志，放进一个 Calvin Klein 牌的塑料袋中，抓上一瓶水、一顶尖顶帽和一条毛巾，然后直奔海滩，在细软的沙子上躺下来。我可以就那么在户

外的阳光下躺着，无须顾忌，因为游客几乎已经绝迹。如果躺累了，我会起身快走。沿途遇到的几乎总是那些人：一位女士，总是牵着两条小狗；几个渔夫，坐在绷紧的鱼竿旁；一个穿着风衣的黑人，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还有一些人，在海滩边跑步；一对已经退休的外国夫妇，坐在一把印满大花朵的沙滩伞下，和他们相遇时，我们会以眼神互相致意。

多亏了这对夫妇，那天上午我才没有直接扑倒在海滩上，昏死过去，而只是跪倒在地上，呕吐起来。天气实在太热。那几天，温度计的刻度直线上升，好像要爆开似的。我的尖顶帽遮不住多少阳光，再加上忘记带水。人们说我是灾星，有时候的确没错。我身边所有的人都说过相同的话。如果有的人还没说过，以后也会说——我是个灾星。如果你的一生里，每个人都对你这样说，那么必定有些道理。我坐在毛巾上，头晕眼花，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旋转。即便如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到水边去降温。就在那时，我终于忍不住开始呕吐。我早餐吃了太多的东西。自从怀孕后，因为担心体力变弱，我一直强迫自己吃到很饱才停口。就在此时，那对退休的外国夫妇以老年人最快的速度，脚踩炙热的沙子向我跑过来。许久之后，他们才跑到我身边。我两手插在湿沙中，竭力想要抓住沙子，可是沙子却一而再地从我紧握的拳头中漏走。

“天啊，千万别让我死掉。”我正这样想的时候，一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抓住了我。接着，我感觉到口中有了水的凉意。一只手弄湿了我的额头，接着将水滴到我的发间。我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陌生而遥远，一个字都听不懂。他们扶着我在沙子上坐下来后，我到那时才发现是那对外国夫妇。丈夫将那把大花沙滩伞移了过来，就是他们经常用来遮阴，同时也划出自己地盘的那把大伞。显然，把伞拿过来，要比将我带到伞下更容易。

他们用西班牙语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还好吗？”

我点了点头。

“我们可以送你到医院去。”

“不用了，谢谢。是我吃的早饭不对胃口。”

妇人用她那双蓝色的小眼睛瞟了一眼我比基尼下鼓起的圆肚子。

我没有等她问出来，就主动说：“我怀孕了。有时候胃会折腾一下。”

“别说话，休息休息。”她一边说着，一边给我扇扇子，让我凉快一些。我模糊地看到扇子上有北欧俱乐部的字样。“要不要再喝点水？”

我又喝水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仿佛在用他们的目光给我力量。

又过了一会儿，他们肯定比我还头晕，但仍然坚持陪我走向小摩托旁，之后又开车跟在我后面，以防我在路上晕倒。我们的速度异常缓慢，所有的司机都在向我们按喇叭。我拐进姐姐的房子所在的那条小路，感到它在左侧，仿佛被一个鞋拔撬着，慢慢向我靠近。于是我按响摩托的喇叭，挥手向他们告别。

也许我应该邀请他们进去坐坐，请他们吃些点心，或者喝点饮料，又或者邀请他们在门廊上坐一会儿，那里常常会有惬意的微风拂过。我暗自悔恨没有对他们更友好一些，毕竟我扰乱了他们在沙滩的上午时光。不过，这些老夫妇整天回首往事，生活单调，偶然事件也不会对他们带来任何伤害，这也是事实。我在水管下捧水洗了脸，然后躺到树荫下的吊床上。我不愿意再去想在沙滩上头晕的事，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变得软弱。从现在起，我会更加小心，因为我的身体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它在不断地让我感到意外。

[朱利安]

我不得不花费一部分积蓄购买商务舱机票，因此有些苦恼，但这样做是为了让我女儿放心，同时也是因为我想以最佳的状态出现在目的地，以免这趟旅行徒劳无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吃饭时只喝了一杯不含酒精的饮料，然后甩掉脑中纷乱的念头，在周围的乘客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冰镇威士忌时，心安理得地酣然大睡。

我没有指望萨尔瓦来阿里坎特机场接我，因为在我写信告诉他到达日期之后，他根本没有给我回信。他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或许，我已经认不出他了。当然，也有可能他认不出我。尽管如此，看到人们在安全隔栏后耐心举着标牌时，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尽量突出自己，希望萨尔瓦突然走过来抱住我。大概十五分钟后，我决定到汽车站，乘坐开往戴安涅姆镇的长途客车。戴安涅姆距离机场一百公里左右，我在那里预订了酒店。克里斯滕森夫妇住在那附近，再过去一点，就是萨尔瓦居住的养老院。

我没有直接到酒店去。下车后，我上了一辆出租车，要司机送我到川斯奥利沃斯养老院，然后再将我送回镇中心。

我将手提包放进行李箱内，然后在温暖的阳光下，闻着松树的芳香，开始向目的地开去。不久之后，出租车司机有点吃惊地问我，是否不打算在养老院里住。我懒得回答，便假装一心欣赏外面的风景。事实也的确如此。黄昏即将到来，周遭的所有风景在我眼中都显得奇异不凡。红色的土地，小小的树林，葡萄园，果园，还有鸟儿飞过来，在地面上四处啄食。这使我想起少年不知愁滋味时，父母带我们到海滨度假的日子。我轻轻拍了拍上衣口袋，想确定没有在飞机或者汽车上遗留东西。我开始担心疲惫可能会令我突然丧失反应能力。

养老院里有一个花园，比萨尔瓦向我描述的小一些。不过，养老院坐落在郊野中心，似乎是件好事，但我们这些老家伙通常更愿意看到人，而不是树。没有必要按门铃，因为养老院的门开着。我走进餐厅，已经有人开始摆放桌子准备吃饭。我告诉侍者自己远道而来探访萨尔瓦，问她是否能能见他。她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将我带到一间小办公室里。在那里，一位身体健壮、精力充沛的女人告诉我，我的朋友已经去世了。我将收到的那封信拿给她看了之后，她告诉我说萨尔瓦要他们在他去世之后，马上将信寄出去。“去世？”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火化了他的遗体，将他留下来的衣服送到了当地教堂，也许会有穷人需要它们。他的多个器官衰竭，身体各个机能已经停止运作，因而死亡。

我还没有问，她就告诉我说，萨尔瓦没有遭受痛苦的折磨。

离开那间办公室后，我到花园里走了一会儿，脑中想象着萨尔瓦在那里的样子：身体虚弱枯干，却仍然坚持着，有时抬头望向空中，思索手头正在忙碌的工作，从未迷失过自己的目标。自从追忆行动中心的人认为我们已经没用之后，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我更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喜欢做一些古怪的调查，不过一无所获。我试图将阿里贝特·海姆——这个全世界我最想逮捕归案的纳粹战犯——以及阿道夫·艾克曼这两个案子没有完成的部分作个了结，但始终没有成功。我很难相信萨尔瓦这些年会停止工作。他肯定在不断地收集材料，然后将材料交给别人去处理，所有的荣誉都归了别人。现在，轮到我了。他已经将最后的发现留给了我，如果我能够将它公布于众，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他想到了我这个朋友。然而，他留给我的是金杯毒酒，我们这些饱受折磨的人拥有的事物往往如此。我真想和他说说话，真想见他最后一面。现在，再也没人了解我的一切，再也没人知道我曾经遭受的

苦难。光线开始暗淡，夜晚即将来临。

我又回到出租车上，要司机开往阿祖尔海岸酒店。随后，我不得不从口袋里拿出手绢擤鼻涕。川斯奥利沃斯养老院逐渐从我的视线里消失。萨尔瓦就是在这里写下了最后一封信。想到这里，我的眼中充满泪水。这是软弱的泪水，只不过打湿了我的眼眶，但表明我还活着。虽非所愿，我却比萨尔瓦活得更久，正如我被迫比拉克尔活得久一样。

出租车司机从后视镜中看了我一眼。他那么年轻，我已白发苍苍，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告诉我我的朋友已经去世，或者提供其他任何解释，都毫无意义。因为他会觉得，在我们这样的年龄，死亡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没有什么事情是自然的，如果自然，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与不可理解了。我还有资格看到这些漂亮的银色田野吗？拉克尔曾经因为我有这样的想法而责备过我，说我是个受虐狂，不适应社会。毕竟，萨尔瓦和我已经几十年没见过面了。我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与拉克尔在那儿定居，萨尔瓦依旧四处奔走。我们从那时起便没再见过。如果他不说明，我绝对想不到他会隐居在养老院里。正如他过去常说的那样，不是只有我们会死。所有人都会死，整个人类都会死。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

到达酒店之后，我打开行李箱，将衣服放进衣橱里，接着开始研究当地的地图，想确定弗雷德里克和卡琳·克里斯滕森夫妇的住所。他们居住的那个区名叫托萨利特，是一处地势较高的林区。既然我不想太早睡觉，同时又想调整乘坐飞机后的时差，于是我到楼下的酒吧里，准备要杯热牛奶，将晚上的药服下。一位身着红马甲的酒吧女郎手中拿着玻璃杯和冰块，正在做一个类似杂技的高难度动作。她问我是否要在牛奶里加一点干邑。我说：“为什么不呢？”然后就饶有趣味地看着她为我服务。她向我笑了笑，笑容可爱而灿

烂。她肯定有爷爷，需要她经常承欢膝下。当我因为疲倦开始感到头晕脑涨时，我到前台向他们问清了一些有关地图的问题，然后预订了第二天要租用的汽车。当他们问我的驾照是否更新过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最近这样的情况出现过许多次。如果时间充裕，我会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我心里还有其他事，比因为年老而有这样的遭遇更急迫的事。我必须完成萨尔瓦交给我的任务。

我的房间非常普通，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因为朝街，可以看到几家酒吧的灯光从蕾丝窗帘中透射出来。我伸展四肢，躺在床上。很久没有这样放松过了。我恢复了独住酒店的旧习惯，恢复了不向任何人报备行踪的习惯。不同的是，我现在不再抱有期望，因为这事过去之后，我不会再有可以期望的事情。

全世界都比我强大，比我年轻。没关系，因为我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任何期望。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我觉得自己已经屈从了命运。当我意识到自己在打瞌睡后，我脱掉衣服，换上睡衣，关掉空调，取出隐形镜片，戴上厚厚的框架眼镜，准备躺在床上看书。至少我的牙齿依然牢固。我仍然可以四处奔波，不带任何随身物品，只需要我自己。我闭上眼睛，准备在梦中与拉克尔和萨尔瓦相见。

从纱帘照射进来的阳光将我唤醒。我起床洗浴，然后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剃须刀是女儿帮我装进袋子里的。当时她很不情愿，说我太傻了，不用酒店提供的剃须设备。我将脸颊刮得光溜溜的。即使在我生病住院，甚至在我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停止过刮胡子。我妻子过去常说，我刮胡子一丝不苟的样子就是我的个人商标。也许她是对的。自助餐的费用包括在房价中，所以我早餐吃得比平时要多，这样中午只需要吃些点心。晚饭我打算早点吃。

我租的车子在十二点时才被送过来。在此之前，我慢悠悠地逛